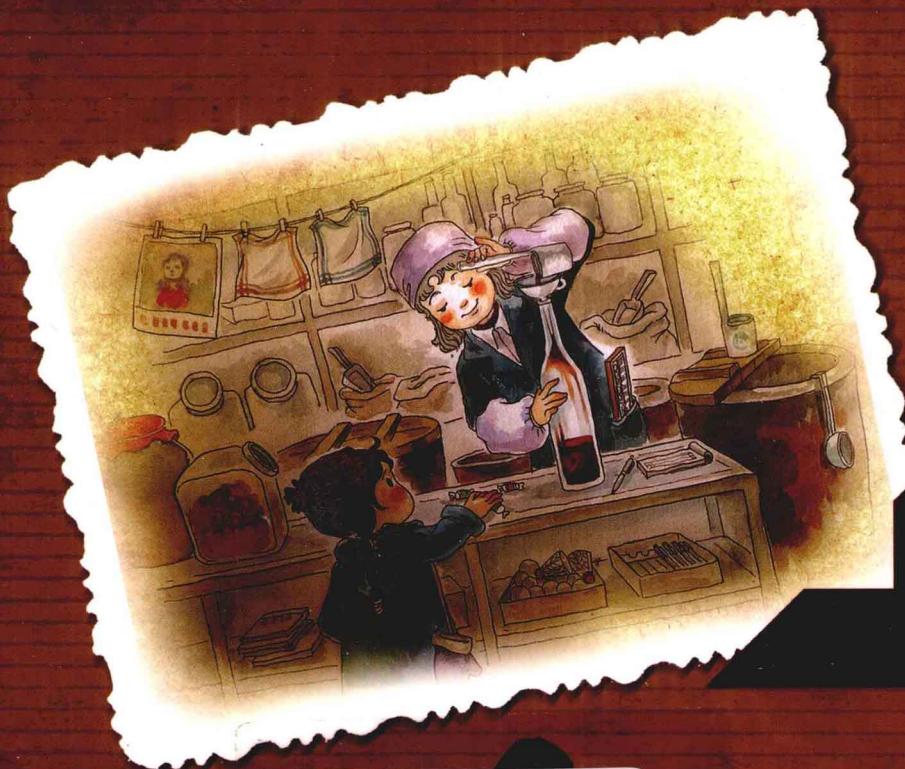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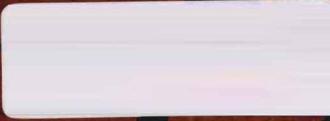


静茹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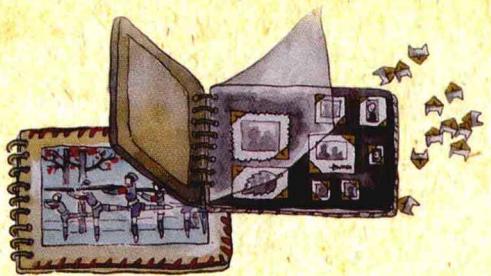
天涯论坛20万人次  
史上最全70后回忆绘



# 回忆我的 年 代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回忆：年代

静茹 著

70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忆我的70年代 / 静茹著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3

ISBN 978-7-208-11213-1

I .①回… II .①静… III .①漫画—连环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 .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11691号

---

出品人 邵 敏

责任编辑 邵 敏 蔡艳菲

封面装帧 克里斯

---

## 回忆我的70年代

静茹 著

---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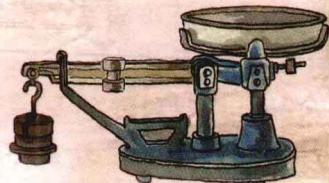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24 印张 10 字数 10,000
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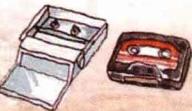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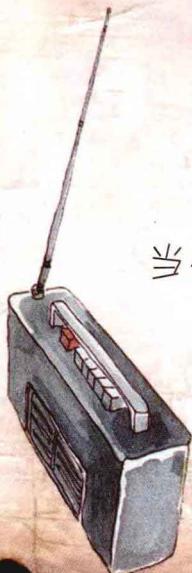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08-11213-1/J · 330

定价 36.00元



本书献给辛苦养大  
我们仨的爸爸妈妈

大脑从不会丢失记忆  
我们认为自己忘却了的一切  
都存储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  
当你有足够的勇气想要找到它的时候  
它会慷慨地汹涌而出



第1页

## 有情有义



每年正月十五那天，爸爸会给我们制作花灯，这种灯是用玻璃粘起来的，里面可以点一根蜡烛，玻璃灯的接缝用红纸糊着特别漂亮。十五那天晚上，我一定会用小棍挑着爸爸的玻璃灯出去炫耀，无限臭美溢得瑟。

第51页

## 有滋有味

我记得胡同里卖冰棍奶奶的吆喝声，每天魂萦梦牵地萦绕在街头巷尾，那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声音。奶奶总是拎着一个藤条暖壶，打开塞子，变魔术一样不停地从里面倒出冰棍来。



## 有声有色

第101页

落叶满地的季节，孩子就在树下找那些最粗壮的树枝，去掉叶子，只留下一根粗壮的叶柄，大家互相拿着“杠”。天很蓝很蓝，晴空下黄叶子闪着金色的光，发出诱人的香味，我们的树叶柄咯吱咯吱地作响，那样的时光静谧香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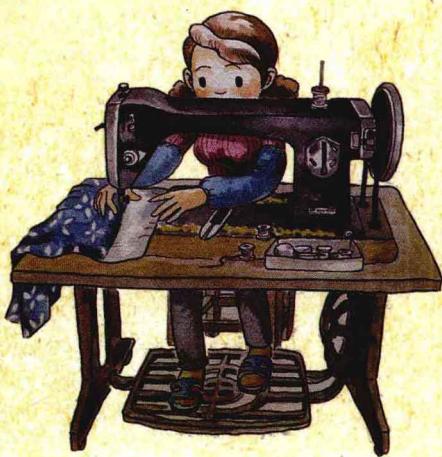
第159页

## 有模有样

丫头片子凑在一起就喜欢臭美，姐姐常用烧得滚烫的洋钉子卷我的刘海，把我的脸蛋涂成两个猴屁股一样红，眉心中间点一个红点，在我嘴巴中间塞一片沾湿的大红纸，让我抿几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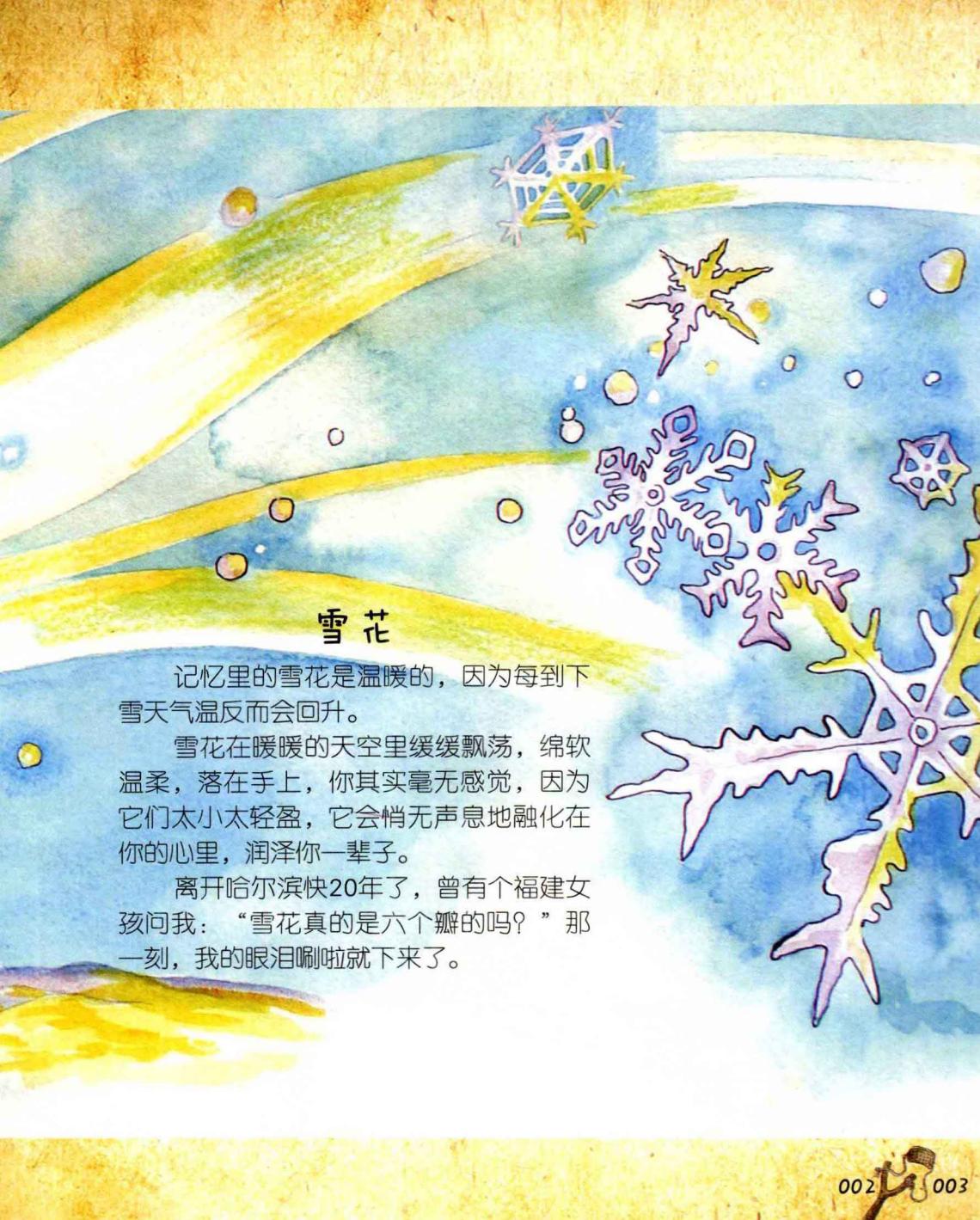


有情有义



回忆我的70年代





## 雪花

记忆里的雪花是温暖的，因为每到下雪天气温反而会回升。

雪花在暖和的天空里缓缓飘荡，绵软温柔，落在手上，你其实毫无感觉，因为它们太小太轻盈，它会悄无声息地融化在你的心里，润泽你一辈子。

离开哈尔滨快20年了，曾有个福建女孩问我：“雪花真的是六个瓣的吗？”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唰啦就下来了。



## 堆雪人

通常堆雪人的都是女孩，但堆起来的雪人都不会存活太久。

那条街的男孩子贼热衷破坏，女孩子辛辛苦苦编的钥匙挂坠，他们一把抢走就扔到很高的煤堆或房顶上，然后在一边邪恶地狂笑。

雪人更是他们破坏的重点对象。他们发现哪个楼门口出现了一个雪人，会呼啦啦一大群地冲上去，三脚两脚就把它踹飞了。

那种残忍的破坏力，至今让我刻骨铭心。

## 冰溜子

爸妈都不让我们把冰溜子放在嘴巴里吃，说脏。但那些小傻孩看见这么晶莹剔透的东西会完全放弃戒备的。

我还记得，冰溜子吃起来一股土巴味儿，但口感特别好，咔吧咔吧嚼着很爽，像现在的刨冰。长大一点，妈妈给我看冰溜子化开的黑水，我就再也不敢吃了。





窗户里  
的蘑菇

每到快入冬，全家就开始糊窗户，妈妈熬半锅浆糊，大家裁报纸做纸条，把窗户缝严严实实地糊上。

在漫长没有生机的冬日，窗户夹层的锯末里，会不经意地长出一些漂亮可爱的小蘑菇，让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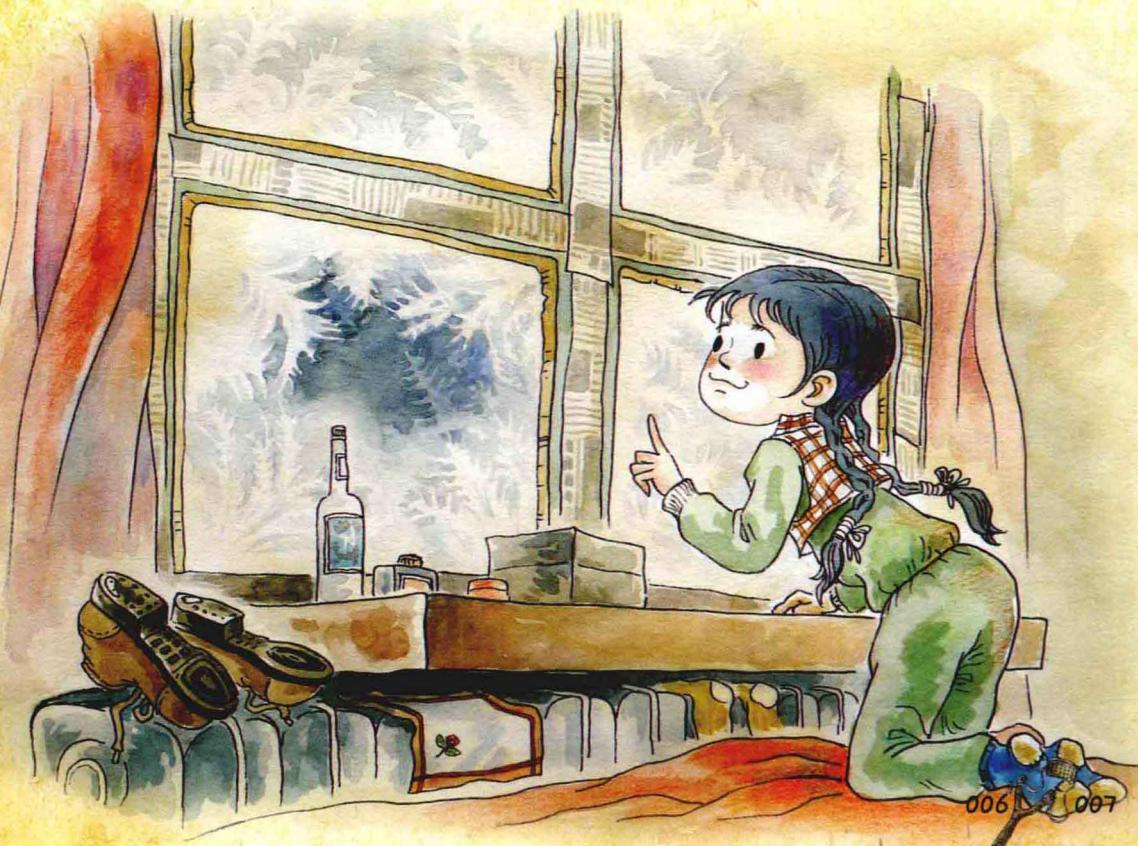
倍感温馨，而且这种蘑菇可以存活很长时间。

生命的长度和质量也许就是这样成反比的，你如果有足够的条件璀璨地绽放，就很难长久；如果资源特别短缺，反而会因为谨慎使用，延续了生命的精彩。

## 冰凌花

哈尔滨的冬季漫长而寒冷，没有新鲜蔬菜，不能穿裙子，5点钟就天黑了，晚上哪也不能去，只能在家里待着。这样枯燥的冬季里，却给我的童年时光留下了最梦幻的一种记忆，那就是窗上每天都有不同的冰凌花。

每个寒冷的早晨，我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今天又有什么新的花色。





## 雪地搓大衣

没有干洗的年代，哈尔滨人也不会为洗那些又沉又笨的呢子大衣、毛大衣、毛大氅发愁。只要赶上大雪天，妈妈就率领我们把这些最难洗的衣服抱出来，埋在雪堆里，找一根棍子，里里外外打个遍，衣服就洗干净了。

雪真是上帝给居住在寒冷地区人们的一种恩赐，它给我们太多快乐和喜悦，还有那些独一无二的生活记忆。





爸妈的呢子大衣做工特别精良，可以穿一辈子。  
妈妈每年拿出来打它一顿，它就干净如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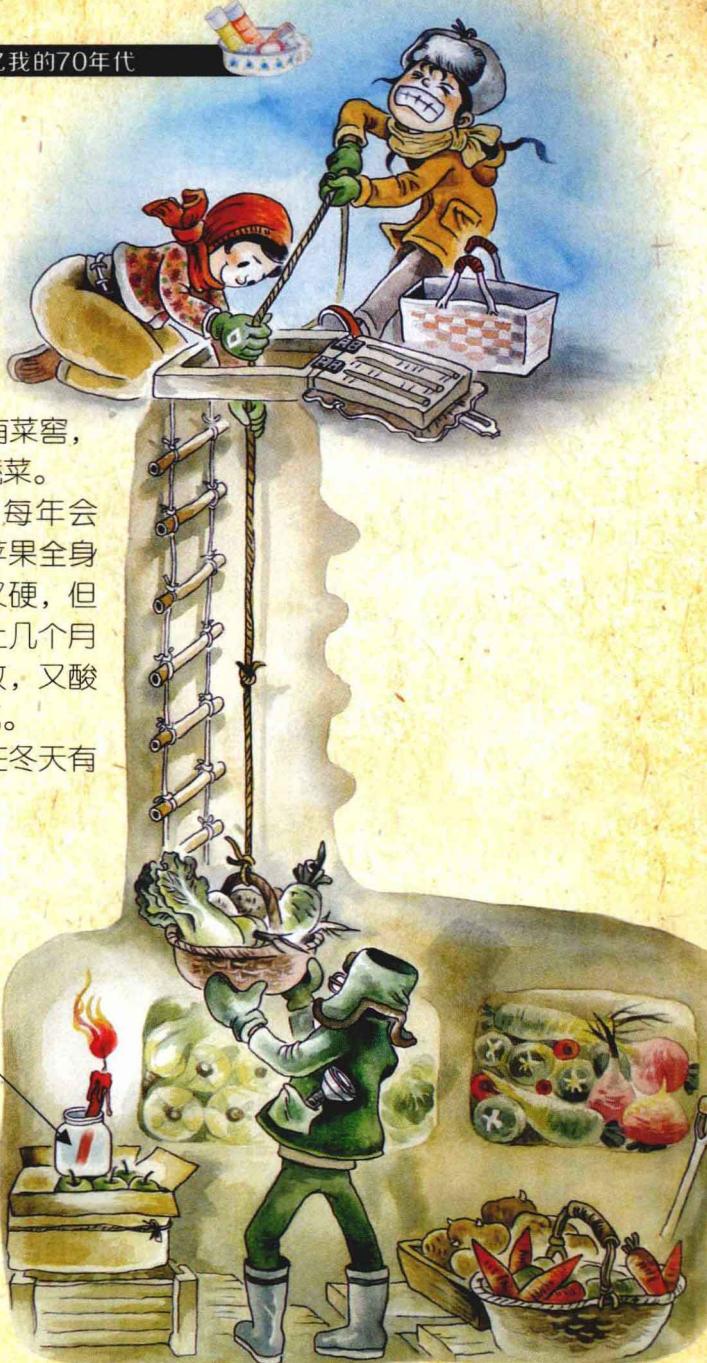
## 菜窖

东北人家，以前都有菜窖，冬天需要储存很多新鲜蔬菜。

爸爸妈妈的工厂，每年会分几箱国光苹果，那种苹果全身都是绿色的，开始又涩又硬，但特耐储存，在菜窖里存上几个月后，拿出来往嘴巴里一放，又酸又甜又有点脆，特别好吃。

感恩菜窖，让我们在冬天有苹果吃。

下菜窖必须准备一根点燃的蜡烛，如果蜡烛灭了，说明里面有二氧化硫。



每次从菜窖取回蔬菜苹果，爸爸都会用爬犁拉着我们和菜回家。



平房院里的菜窖，赶上三伏天，还能当冰柜用。一大早灌上一水壶凉白开，加点糖和醋，用绳子吊在菜窖里，到了中午最热的时候，就能喝到冰凉冰凉的酸梅汤了。拌凉菜需要的黄瓜，也用同样的方法冰镇，拿出来后拌的凉菜又脆又爽口。